

半天老外

杨远康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半天老外

杨远康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天老外/杨远康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12

ISBN 7—221—07533—6

I. 半…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0330 号

半天老外

杨远康 著

责任编辑: 夏文琦

封面设计: 王 田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124 千字

印 张: 6.75

印 数: 1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12 月贵阳第一版

2006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7533—6/L 1550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永恒的心旅(代序) (1)

国 内 篇

猎蜂的日子 (9)

神奇萤火树 (13)

暂留人间的海子 (17)

独步废渠 (21)

大山里的深窝幽 (25)

互为风景天星桥 (29)

鸡枞雨里的小女孩 (32)

雨夜邂逅 (35)

学海虚舟 (38)

贞丰,诗的家園 (41)



传奇鲁布革	(43)
永别三江口	(46)
半山亭与神童	(49)
伟人石	(52)
初识兴化	(55)
寻找不到的桃花源	(59)
寻觅竹的踪迹	(63)
车过禹州	(67)
初越秦岭	(70)
云湖山独白	(74)
杜鹃深处有华章	(78)
从前有座山	(83)
石蛙奇缘	(86)

国 外 篇

半天老外	(93)
饮料陷阱	(100)
告别母土	(105)
旅途多坎坷	(109)
遭遇金关	(113)
城中机场	(117)

- 中英怪胎 (122)
- 港人的信仰 (127)
- 蜗居人生 (131)
- 海中打工族 (136)
- 飞机·白酒·外国女郎 (140)
- 鳄鱼的泪 (145)
- 佛教之邦 (149)
- 金沙岛 (153)
- 禁赌与国王崇拜 (157)
- 象背上的国度 (161)
- 死亡铁桥 (165)
- 风流芭堤雅 (169)
- 没有四季的水果王国 (174)
- 人与妖之间 (179)
- 铁皮屋 (185)
- 花的国度 (188)
- 鱼尾狮的传说 (192)
- “龙”跃潮头 (196)
- “太平天国”新加坡 (199)
- 圣·保罗之死 (203)
- 有一位华人导游 (206)





永恒的心旅

(代序)

可以断言：人在旅途，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旅游心，这是与生俱来，毋庸置疑的。从人的个性特点来说，寻求新颖，走向神奇，开阔视野，逐步认识自己，认识自然和认识世界，是一种探索未知、愉悦丰富自我的人性本能。

如果说距离使自然景色具有了魅力，那是因为越是遥远越是不可及，就越充满了吸引；如果说异族人文景观显得神秘，那是因为越是不熟识的外国人种、语言、文化、风情，就越令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磁场。于是，我们渴望在一个个天气晴好的早晨穿上旅游鞋，背上旅行袋，就这样轻装出发，前去旅行，涉足未知天地。

断言人的旅游心与生俱来，是有依据的。人呱呱坠地来



到人世,就喜欢观光,喜欢听新鲜的声音,喜欢关注新鲜的事物。尽管我们还身在襁褓,常常会因在一种环境中呆久了产生出厌倦而哭闹不休,只要大人用另一种姿态抱一抱,用另一种声音逗一逗,换个地方走一走,就会破涕为笑,安静下来。到了少年时代,到附近的某个地方游游,有的还喜爱在某棵树或某块石上,刻写“某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话。到了青年时代,这是人生旅游旺季,最喜走亲访友,到处游览,而且是越远越好。到了中年老年时代,只要还游走得动,大多数人更加留恋夕阳风光,辞世之前更具旅游热情,多玩一些地方,多长一点见识,实现夙愿死也瞑目。

我承认自己从小性格躁动,充满好奇,多愁善感。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只要一听到天上响起飞机的美妙音响,就第一个跑出教室,仰首观望,一直把飞机和它的声音送到天的那边,还站在场坝里发呆。同学们和教师也常在上课时丢了课本和教鞭跑出来一起看,那就没有事,如果老师没有出来,我难免要挨几句批评,因为是我带的头。不过那批评只是轻描淡写,含老师在内,谁不盼望看见那飞物,谁不渴望坐上那飞物到天上风光风光,享受享受呢!只是老师的一句批评的话至今还记忆犹新:“老是去看什么呢,有本事就好好学习,有了出息,将来亲自去坐它几趟嘛。”

后来看了长篇童话故事《小布头历险记》,看了《西游记》、《老残游记》、《鲁滨孙漂流记》、《走进新加坡》、《走进欧

洲》，以及很多画册、电视风光片，我的旅游之心被挑逗得不得安宁，如有一把不灭的火焰在燃烧、撩拨。我羡慕古代文人腰系一壶酒，手提一把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旅游风光的风范，我崇尚老外不重时尚，喜爱潇洒出游的超脱。我不想成为求生、成为家庭和工作的奴隶，不想成为纯粹社会劳动力和政治动物，我希望成为我自己，不是谁都能随便主宰和支配的人，有自己的相对的自由和自在。

旅游无外乎两种风光，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风光。

东山魁夷在《风景使我重见光明》中所云：“旅行，对我意味着什么？是将孤独的自己置于自然之中，以便求得精神的解放、净化和奋发吗？是为了寻觅自然变化中出现的人之明证吗？”我想是的，这是旅行的出发点。因为自然界有一种恬静和美的力量。至于历史人文景观的内涵就更加丰富多彩了，人生常常是互为风景的，以古为镜，以西洋为镜，以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观点为镜，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感应景点，观照景点，就会交相辉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有不同的效果。

当然，我还是喜欢独自一人去旅行，独行的人说走就走，说留却留。与人同行要等待同伴去准备准备。独行有独行的好处，但如是去历险，或有可能遇到麻烦和危险，这种时候也难免要考虑结伴而行，用以壮胆和求得照应。

旅行按形式来说，可以分为两种，那便是身旅和心旅。身

旅自然躬亲某某旅行线路和一串串旅游景点，实实在在去感受，去遭遇，去涉足，去升飞降落，去日记摄影。一切都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用自己的摄影摄像机，用自己的身与心去感觉触摸到了。心旅是内心世界的旅程，是比较虚拟的。我们往往力不从心，只有靠憧憬、靠向往这一类东西去望梅止渴，去过一过干瘾罢了。心旅的过程总是很长，心旅的感觉总是很虚很苦，很多时候不是欢悦而是煎熬，心想事不成的感觉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梦境，那更是心旅的重要表现形式了，梦很美妙，梦也很遗憾和无奈，与梦相约似乎遥遥无期……

按旅行的范围来分，又可分为国旅和海旅两种。这里所说的国旅与当今所谓的国际旅行社的含义不同，国旅指的是国内旅行。海旅指国外、海外旅行，自然没有什么争议。

近十年来到水利电力部门工作，沾出差的光，汽车、火车、轮船、飞机都坐过了。游历过不少名胜古迹、名川大河，尽管多是因公务在身来去匆匆，走马观花，但毕竟还是“到此一游”。走过了黄山黄河，长江长城，北越秦岭，南渡珠江，西游临池，东临浦东。古迹名胜也到过不少地方，如故宫、秦皇岛、桃花源、贵妃池、杜甫草堂、中山公园。东西南北中留下了真实的和心灵的足迹，有照片、有日记诗文可以作证。

至于海外旅行，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因原先出国要讲级别，要讲机遇和金钱，不是有钱就可以去，想去就去，手续难办难于上青天。何况囊中羞涩，又不能享受公费，就是水中月、

镜中花，心想事不能成，从而心事沉沉。正如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旅行者最沉重的行李是一个空钱包。”到东南亚少不了万把两万，旅欧少不了三五万。这对于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一个月仅拿几百千把元，还要管一家人的油盐酱醋茶、人亲客往、子女就读，定然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胜歛歛。于是只能靠心旅去过把瘾，让心去看艾菲尔铁塔、埃及金字塔，看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看泰国人妖，看新加坡花的世界……

假想可以暂停，电视可以关闭，躯体可以小憩，但海外旅行的梦，都在不经意间向我走来。



國
內
篇

猎蜂的日子

只要一想起那一带的山林，就会冒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来，这种感觉在少年时代是常有的，那时会为一些小事动起真情来。那山林属于杂木林一类，针叶阔叶混生，很是浓郁，水分好光照足灌木类长得特别快。很多树给我的印象是长得肥，松树受了伤会冒油脂就不提了，黑荆树山桃树还有很多树，都会在树身上凝着一坨坨油脂，干了显得亮晶晶的呈胶状。我看到有一只野蜂嗡嗡叫着来含树汁，由此与老宽相识结下友情，也由此度过了一段永世难忘的猎蜂的日子。

当时我刚进十三岁，带着张靠大人吃饭的嘴，从城里来到一个叫磨舍的边远山湾里。一个星期难吃上一两次肉，生活十分清苦。在长身体和家中缺营养的日子里，我学会了猎蜂，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在家里的地位。

秋日的山林仍充满了绿意，我和老宽去山上砍柴。老宽人长得憨厚脑瓜不算笨，砍累了我们就在垭口的浅草坪上躺着闲聊。我讲起曾经看到的一只花腰野蜂，不知道它的巢到





底在什么地方？

老宽一听来了兴趣，说蜂大抵有两种。一种是家蜂，就是酿蜜的蜂，另一种就是不酿蜜的野蜂。野蜂的种类很多，有旱蜂、小米蜂、花脚蜂、牛角蜂、七里蜂……蜂的内部分工很明确，有含水的、产卵的、站岗的、含树汁的、做蜂窝的。他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就叫我注意看天上，那时天空蔚蓝蔚蓝的，他一会说有“花脚蜂”飞过，一会说有“长脚佬”飞过。我什么也看不清楚，天空各种小飞蛾和虫子在横飞乱绕，我根本分辨不清哪一种是野蜂。老宽让听声音，我认真听，先前没有留意，现在屏息静气，听到了一种美妙轻柔的和鸣声，十分悦耳，按老宽的话说那是蜂子在唱山歌。

老宽让我和他一起捉蟋蟀，将捉到的蟋蟀串在一根枸杞秆上，在草地上挖一方新土把秆插了上去。他又捉到一只只有红色花纹的林蛙，刮了皮用树枝穿着。我跟随拿着蛙肉的老宽走进林子。那种嘤嘤声传来，像合唱那样响亮。我看到老宽的蛙肉上下舞着，如一条彩色的带子，总不肯停下来让我看清楚，老宽随着悦耳的鸣叫声围追堵截。带子终于变成一个点，停息在蛙肉上，上下身呈棕色，金色黄的腰和脚，老宽叫它花脚蜂，有普通蜜蜂三四倍那么大。老宽又拿着枸杞秆小心走向草坪，仿佛端着的是一滴硕大的露珠，把秆插在地上。再看那一串蟋蟀上停着十来只大小不一的野蜂，它们争先恐后咬肉，时不时打起来，惊飞而起或扭成一团跌到地上。老宽一

一给我介绍它们的名称和特点：米蜂最勤劳，巢在地底；花脚蜂的巢有的在树丛里，也有在地底的；牛角蜂又叫懒老板，身子特大，蜇人一下就如榔头敲，肉要烂掉，留下麻点大的窝；油七里最凶悍最霸道，会把巢边的树叶咬得稀烂，据说嗅到近处有尿臭也会成群飞来蜇人……

老宽从包里摸出一张白草纸撕下一小条，又扯下一丝长发在纸角上拧紧，在另一端打一个活纳套，往一只青米蜂细腰上套。他说大蜂飞得快住的地方远不容易追到，青米蜂勤劳，巢大多在不远的地方。那小生灵不断地用脚往后蹬，最后还是被老宽套住了。青米蜂含着肉原地绕了几圈飞去，我们像离弦的箭盯着那片白纸追赶。白纸在蓝天在绿叶间时隐时现，时停时飞，我们跑过荒地穿进山林，最后我跟着老宽雀跃了——我们看到一堆松土，那是蜂子从洞里挖出来的。老宽告诉我这只是一部分，有的土被扔到其他地方去了。

他要我找来一抱干草，然后他将洞外的草棘铲干净，不少老蜂围着我们嗡嗡地乱飞，老宽说外面的不要怕，就怕里面的飞出来。其时他已用一团臭蒿堵住了蜂穴出口。老宽用镰刀往土里挖，我拿着一把干草遮在头上躲在旁边。听到老宽一声喊，我赶紧哆嗦着点燃火把，他一刀挖下去露出灰色蜂包，我急忙用火堵住洞口。里面有潮水般的霍霍声，那是一个原始家族的千军万马在突围，群蜂拥动，把火煽得呼呼响，但最后都一只只死在洞口。

